

# 晉記

卷二十之卷二十三

列傳



01370

晉記卷二十

列傳

鄭沖

蕭山郭

倫撰

鄭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魏文帝爲太子，沖爲文學。黃初中，出補陳畱太守，單食縑袍，不營資產。累遷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蒙賞賜。元帝卽位，拜太保，封壽光侯。沖博極羣書，以儒雅自娛。雖位台輔而不預世事。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於沖，而後施行。泰始初，進爵爲公。以老疾希復朝見，表乞骸骨。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一

武帝優詔不許。沖固辭，上貂蟬印綬，帝固不許。泰始六年，詔曰：昔漢祖以知人善任，克平宇宙，推述勳勞，歸美三俊，遂與功臣剖符作誓，藏之宗廟。副在有司，所以明德庸勳。藩翼王室者也。昔我祖考，遭世多難，攬授英雋，與之斷金，遂濟時務，克定大業。太傅壽光公鄭沖，太保朗陵公何曾，太尉臨淮公荀顗，各尙德依仁，明允篤誠，翼亮先皇，光濟帝業。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沈，衛將軍鉅平侯羊祜，才兼文武，忠肅居正，朕甚嘉之。書不云乎：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其爲壽光朗陵、臨淮、博陵鉅平國置郎中令，假夫人世子印綬。

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九年，冲又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潔，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不及私。光輔奕世，亮茲天工。朕昧於政道，挹仰耆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譬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於累載，而高讓彌篤。至意難違，覽其盛指，俾朕慙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頤精養神，保衛太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祇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帷簟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爲散騎常侍，使優游定省。明年薨，年八十六。帝於朝堂發哀，追贈太傅，賜祕器，朝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諡曰成。初，冲與孫邕、曹羲、荀顛、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註之名，曰論語集解。奏之於朝。冲無子，徽其從子也。徽嗣爵，位至平原內史。徽卒，子簡嗣。

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七

一

氏起宅相宅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  
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祖成此宅相久乃別居身  
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能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樸不  
爲鄉里所重從叔吏部郎衡亦以爲不材使守水碓  
歎曰舒堪數百戶長吾願畢矣性好騎射常著韋衣  
入山澤以漁獵爲事太原王又知舒恆振其匱乏舒  
亦受而不辭也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  
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  
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己榮乎於是自課  
百日習一經對策升第除澠池長遷浚儀令入爲尙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三十一

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卽其人  
也襍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累遷後將  
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  
朋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  
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而歎曰吾之不足  
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大將  
軍甚重之常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遷宜  
陽滎陽二郡太守有聲徵拜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  
史在州三年以簡惠稱入爲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  
賜絹百匹遷尙書以公事當免官詔以贖論舒三娶

妻皆亡。是歲表乞假還本郡葬妻。特詔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禪。帝謙讓不許。進左僕射。領吏部。上言今選六宮。娉以玉帛。而舊使御府丞奉娉。宣成嘉禮。贅重使輕。以爲拜三夫人。宜使卿九嬪。五官中郎將。美人良人使謁者。於典制爲宏。有詔詳之。而衆議異同。遂寢。加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山濤薨。以舒領司徒。舒有德望。其於碎務未嘗見。是非至廢。興大事。衆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所得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初陳畱周震累爲諸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四

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爲殺。公掾後遂莫有辟者。舒辟之而竟無患。識者以爲知命。舒屢以老疾遜位。帝不許。太康七年正月朔。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舒執意彌固。乃以劇陽子就第。位同三司。以舍人四人爲劇陽子舍人。置官騎十人。賜安車駟馬。几杖不朝。錢百萬。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舒爲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祿終者。未之有也。太熙元年薨。年八十二。帝賙贈優厚。諡曰康。子混爲太

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服終不復哭詔曰舒惟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怛然爲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可更增滋味品物仍給賜陽燧四望總窻戶阜輪車牛一乘庶出入觀望或足散憂也以庶孫融嗣又早卒從孫晃嗣

李熹

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父佺漢大鴻臚熹少與

北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府不就太傅懿辟爲屬郡縣扶輿上道熹以母疾篤竊踰沘氏城徒還

晉記

卷二十七列傳

五

遂遭母喪起爲并州別駕大將軍師召爲從事中郎熹到引見大將軍謂熹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熹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熹畏法而至大將軍甚重之轉司馬尋拜右長史從擊母邱儉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強禦出爲涼州刺史假節領護羌校尉久之徙刺冀州入爲司隸校尉魏禪晉熹以本官行司徒事副太尉鄭沖奉策泰始初封祜侯皇太子立以熹爲太子太傅尋遷尙書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詔置官騎十人賜錢五十萬門施行馬以清

素貧儉。復賜絹百匹。憲少有高名。歷仕數十年。家無儲積。親舊故人。分衣共食。未嘗私以王官及卒。追贈太保。子贊嗣。少子儉。歷屯騎校尉。儉子宏。少有清節。永嘉中。官至散騎常侍。

### 劉寔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漢濟北惠王壽之後也。父廣。斥邱令。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而口誦書。遂博通古今。清身潔已。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行。以計吏入洛。調爲河南尹丞。歷吏部郎。參大將軍昭相國軍事。封循陽子。鍾鄧之伐蜀也。有客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七

六

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疾世多進趣。闕廉遜。乃著崇讓論。二千言以矯之。泰始初。進爵爲伯。累遷少府。咸寧中。爲太常。轉尙書。杜預伐吳。寔以本官行鎮南軍司。尋坐子夏受賂免官。初寔元配盧氏。生子躋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家類貪。類之必破門戶。盍辭之。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頃之爲大司農。又以夏罪免。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自改耶。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後起爲國子

祭酒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以寔爲師。元康初。進爵爲侯。累遷太子太保。加侍中。特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冀州都督。九年。策拜司空。太安初。老疾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長沙。成都相。寔爲軍人所掠。潛歸鄉里。惠帝崩。寔赴山陵。懷帝卽位。復授太尉。固辭不許。左丞劉坦上言曰。夫堂高。級遠。主尊。相貴。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少長有禮。七十致任。亦所以優異舊德。厲廉高之風也。太尉寔體清素之操。執不渝之潔。懸車告老。三十餘年。浩然之志。老而彌篤。可謂國之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七

碩老。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寔年踰九十。命在日制。遂自扶輿冒險而至。展哀山陵。致敬闕廷。大臣之節備矣。聖詔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光飭鼎寶。斷章敦喻。經涉二年。而寔頻上露板。辭旨懇誠。臣以爲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重。謂宜聽寔所守。三年。詔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賜几杖。不朝。宅一區。國之大政。就諮焉。歲餘薨。年九十一。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所憇止薪。水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廁。見絳紋帳。裊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遽退。笑謂崇曰。不意誤入卿內。



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雖處榮寵。居無第宅。所得俸祿。贍卹親故。行己以正。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自少及老。篤學。卷弗釋手。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爲衛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爲臣之節。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二子躋。夏躋。官至散騎常侍。夏以貪污放棄。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歷吏部郎。出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入爲祕書監。加散騎常侍。遷侍中。尚書太常。著喪服釋疑論。太原末卒。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八

高光

高光。字宣茂。陳畱圉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初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出爲幽州刺史。潁川太守。武帝置長沙獄典詔囚。以光歷世明法。用爲長沙御史。秩與中丞同。遷廷尉。元康中。拜尚書典三公曹。趙王倫篡逆。光守正。不污。倫誅齊王復。以光爲廷尉。遷尚書。加奉車都尉。從駕討成都王。封延陵縣公。邑千八百戶。張方逼遷惠帝於長安。百官奔散。光獨侍帝。而西。遷尚書左僕射。帝還洛陽。太弟新立。以光爲少傅。加光祿大夫。懷帝卽位。爲尚書令。卒。贈司空。侍中。光兄誕。

性任放。與光異趣。嘗謂光小節。恆侮之。光事之彌謹。子韜官至右衛將軍。爲太傅。越所誅。

### 鄭表

鄭表字林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漢大司農。父泰。揚州刺史。表少孤。隨叔父渾避難。依華歆於豫章。歆素與泰善。撫表如子。年十七。乃還鄉里。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爲不亡矣。魏武初封諸子爲侯。表與徐幹爲臨淄侯文學。轉司隸功曹從事。遷尙書郎。出爲黎陽令。太守班下屬城。表政爲諸縣最。轉濟陰太守。旌表孝弟禮賢。能興庠序。召補大將軍從事中郎。拜散騎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九

常侍。會廣平缺太守。大將軍懿謂表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耳。表在廣平。善條教。以德化爲先。郡中愛之。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泣路隅。徙少府。與河南尹王肅。備法駕。迎高貴鄉公於元城。封廣昌亭侯。拜光祿勳。領宗正。母邱儉舉兵。大將軍師自擊之。百官祖於城東。表以疾病不往。師謂中領軍王肅曰。惟不見鄭光祿爲恨。肅卽語表。表追師及於近道。師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同載。曰。計將何先。表曰。昔與儉俱爲臺郎。其人好謀而不達事情。

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師稱善。轉太常。魏主議立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袁舉劉毅。劉寔。程咸。庾峻。時以爲得人。陳雷王卽位。與議定策。進封安城鄉侯。邑千戶。景元初。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五等初建。封密陵伯。晉代魏。進爵爲侯。袁雖寢病十餘年。羣臣竝相推薦。泰始中。詔以袁爲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袁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於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中。受詔譬旨。徐公語吾曰。三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十

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跡。可不務乎。固辭許之。以侯就第。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簟褥。錢五十萬。九年薨。年八十五。帝於東堂發哀。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絹布各百匹。諡曰元。有子六人。長子默。嗣。次質。舒。詡。稱。子。位。竝列卿。默字思元。起家祕書郎。轉尚書考功郎。專典伐蜀事。封關內侯。武帝卽位。立子衷爲太子。默與太原郭奕。俱爲中庶子。朝議以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官臣皆受命天朝。不

得下同藩國。從之。出爲東郡太守。歲饑。默輒開倉振給。舍都亭。自表待罪。武帝嘉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入爲散騎常侍。初。帝以貴公子當品。鄉里莫敢與匹。十二郡中正共舉。默大將軍與表書曰。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及帝出祠南郊。詔使默乘。謂默曰。卿知何以得乘乎。昔州里舉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因問政事。默曰。勸穡務農。爲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尚儒素。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以父喪去官。尋起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十一

爲廷尉。時鬲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朝臣多見引逮。惟默兄弟以潔慎不染。遷太常。默爲人敦重。柔而能整。僕射山濤欲舉一親親爲博士。謂默曰。卿以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齊王攸當之國。博士曹志等竝立異議。默以容過坐免。尋拜大鴻臚。遭母曹氏喪。舊制。旣葬還職。默自陳懇至。帝許之。遂改法令。聽大臣終喪。自默始也。初。默母性溫順。而教子嚴整。表爲司空。默兄弟竝顯朝廷。人皆以爲榮。曹氏食不重味。每逢登進。輒憂形於色。祿賜必親頒姻族。謂諸子曰。盛滿難居。不可恃也。卒年八十三。默服闋爲大司

農轉光祿勳太康元年年六十八而卒諡曰成尚書  
令衛瓘奏默才行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  
德宜贈三司而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  
讀雋不疑傳常想其爲人吾家奕世畏遠權貴遂辭  
之駿以爲恨至此駿議不同遂寢默謙沖博愛不以  
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豎廝養不加聲  
色而猶嫌怨故士君子以爲居世之難子球少辟宰  
府自頓邱太守爲成都王大將軍右長史討趙王倫  
以功封平壽公累遷尚書右僕射永嘉二年卒球弟  
豫永嘉末爲尚書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十一

郭奕者字大業陽曲人初爲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  
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還復往又歎曰羊叔  
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免官咸熙末爲  
相國主簿武帝初建東宮與默爲中庶子遷右衛率  
驍騎將軍封平陵男咸寧初出爲雍州刺史鷹揚將  
軍奕有寡姊隨奕之官姊僮僕不法爲人所糾奕省  
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遂遣而不問太康  
中徵爲尚書時帝方任楊駿奕表駿器小不堪任重  
帝不聽太康八年卒奕初有疾詔賜錢二十萬日給  
酒米及其卒也諡之曰簡

魯芝字世英扶風郿人也父爲郭汜所殺芝襁褓流離年十七移居於雍性好學和而不同雍州刺史郭淮舉芝孝廉除郎中薦於公府辟大司馬曹真掾轉臨淄侯文學遷尙書郎真督關右爲參軍真卒太傅懿代真參驃騎軍事轉天水太守郡鄰於蜀數被侵掠戶口減而寇盜充斥芝傾心鎮撫更造城市數年之間舊境悉復遷廣平太守朝廷將召芝老幼赴闕獻書乞畱魏明帝許之加討寇將軍數年曹爽引爲司馬太傅之開城門也芝率餘衆犯門斬關馳赴爽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七

十三

謂爽曰公居伊周之位一旦以罪見黜雖欲牽黃犬得乎若挾天子保許昌以羽檄徵四方兵孰敢不從捨此而去欲就東市豈不痛哉爽慙惑不能用芝從坐下獄當死太傅知其爲人原之起爲并州刺史遷大鴻臚魏主髦立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拜荊州刺史諸葛誕舉兵壽春芝率荊州文武爲前驅誕平進爵武進亭侯增邑九百戶遷大尙書掌刑理元帝卽位進潁城鄉侯增邑八百戶以平東將軍監青州諸軍青州刺史五等建封陰平伯芝前後食邑凡一千九百戶尋進爲侯轉鎮東將軍芝歷典州郡潔身寡

欲而綏緝有方。愛民如子。武帝知其清忠。以素無居宅。使軍士作屋五十間。芝以年老遜位。初不許。章表十餘上。乃徵爲光祿大夫。位特進。給吏卒。門施行馬。羊太傅祐少所許。可嘗拜車騎將軍。獨以位讓芝。及李允焉。泰始九年卒。年八十四。帝爲舉哀。贈贈有加。諡曰貞。賜塋田百畝。

### 崔洪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實著名漢代。父讚魏吏部尚書左僕射。洪少清厲骨鯁。人有過輒面折之。而退無後言。武帝時爲御史治書。長樂馮恢父爲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十四

宏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爲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爲博士。祭酒。散騎常侍。瞿嬰薦恢。高行邁俗。侔繼古烈。洪奏恢雖有讓侯之善。而不敦儒素。令學生番直左右。不得稱無倫輩。嬰爲浮華之目。宜免嬰官。朝廷憚之。尋拜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荆棘。來自博陵。在南爲鷓。在北爲鷹。遷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薦雍州刺史郤詵爲左丞。詵後糾洪。或謂洪曰。子舉郤丞而還劾子。是挽弩自射也。詵聞而謂人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

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此言何爲者。洪聞而益重之。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嘗譙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王問其故。洪謬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爾。楊駿之誅。洪與都水使者王佑親坐。免起爲大司農。卒於官。子廓。散騎常侍。正直有父風。

華虞

華虞。字長駿。平原高唐人也。祖歆。魏太尉。父表。封觀

陽伯。泰始中。拜太子少傅。遷太常卿。虞少雋朗。爲武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十五

帝所知。妻父盧毓典選舉。避嫌。虞年三十五。尚不得調。晚爲魏中書通事郎。泰始初。遷冗從僕射。歷散騎常侍。前軍將軍。侍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咸寧元年。父表疾篤。虞輒還。遭喪。舊例。葬訖復任。虞辭。因廷旨。初表有賜客在。高使虞因縣令袁毅錄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以貨賕致罪。獄詞迷謬。不復顯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虞。毅亦盧氏壻也。中書監荀勗先爲中子求虞女。虞不許。銜之。因密啓帝。毅所貨賕者。多不可悉罪。宜責最所親者一人。因指虞。當之。遂免虞官。削爵土。大鴻臚何遵奏。虞免爲庶人。不應襲



封請以表世孫混嗣表。有司奏曰：「虞所坐除名削爵，一時之制，虞爲世子，著在名簿，不聽襲嗣，此爲刑罰。再加諸侯犯法，入議平處者，褒功重爵也。嫡統非犯終身棄罪，廢之爲重，依律應聽襲封。」詔曰：「諸侯薨子踰年卽位，此古制也。應卽位而廢之，爵位皆去矣。何爲罪罰再加？且吾之責虞，以肅貪汚，本不論常法也。諸賢不能將明此意，乃更詭易禮律，不顧憲度，君命廢之，而羣下復之，此爲上下正相反也。於是有司奏免議者，官詔以贖論，混以世孫當受封，陽狂斷髮以避之，虞棲遲家巷垂十載。集經書要事，名曰善文家。」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六

貧與陳總共造賭闌於宅旁。帝嘗出視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憐之。後登凌雲臺，望見虞，昔菑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年以爲中書監，惠帝卽位，加侍中，光祿大夫，尙書令，進爵爲公。時河南尹韓壽因託賈后，欲以女配虞孫陶，虞距而不許。后以爲憾，遂不登台司。年七十五而卒。三子混、蒼、恆，混嗣爵，歷侍中，尙書，卒官。子陶嗣，補鞏令，沒於石勒，蒼、河南尹，避難至臨潁，爲賊所殺。

恆字敬則，尙武帝女滎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康初，

選爲太子賓友，賜爵關內侯，食邑百戶。累遷北軍中  
候領軍將軍，愍帝卽位，以恆爲尙書，進爵苑陵縣公。  
劉曜逼長安，出爲鎮軍將軍，領潁川太守。恆糾合義  
衆得二千人，未及西而關中陷。將謀渡江，而從兄軼  
爲元帝所誅，以此爲疑。先書與驃騎將軍王導，導言  
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況羣從乎？」卽召恆補光祿  
勳。恆到未及拜，更以爲衛將軍。本州大中正尋拜太  
常，議立郊祀，以疾轉廷尉，加特進。太寧初，遷驃騎將  
軍，加散騎常侍。咸和初，削除愍帝時封爵。恆更封苑  
陵縣侯，復領太常。蘇峻反，恆侍帝左右，從至石頭。初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七

恆爲州大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黜之。讓入峻軍  
中，任勢多殺害。鍾雅、劉超之死，將及恆，讓反盡心救  
衛，得免。咸帝將納后，而寇難後典籍散亡，禮無所據。  
恆推尋舊制，撰定禮儀，并郊廟辟雍朝廷諸大典，多  
見施行。遷左光祿大夫，固讓不拜。會卒，年六十九。冊  
贈侍中，開府。恆爲人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  
食。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書數百卷。時人以此貴之。  
子俊嗣，爲尙書郎。俊子仰之，大長秋。

李允

李允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

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泛滄海。莫知所終。允父信浮海出塞。追求積年無所跡。欲行喪制服。疑父尙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鄰居有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旣生允。遂絕房室。恆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卒。允旣孤。母又改醮。降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由是再世以孝聞。初仕郡。上計掾舉孝廉。參鎮北軍事。遷樂平相。政尙清簡。入爲尙書郎。遷吏部郎。銓綜廉平。賜爵關中侯。出補安豐太守。大將軍昭引爲從事中郎。遷御史中丞。恭恪直繩。百官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六

憚之。伐蜀爲西中郎將。督關中諸軍事。還拜河南尹。封廣陸伯。泰始初。遷尙書。進爵爲侯。允奏以爲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內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心萬幾。猥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疇諮。周文翼翼。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羣公。詢納讜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尙書諮論所宜。若有疾疢。不任覲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遷吏部尙書。僕射。轉太子少傅。詔以允忠允高亮。有匪躬之節。使領司隸校尉。咸寧初。皇太子出居東宮。帝以

司隸事任峻重。而少傅有旦夕輔導之務。允素羸。不宜久勞之。轉拜侍中。加特進。遷尙書令。侍中特進如故。允歷職內外。而家室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其後帝以司徒舊丞相職也。詔以允爲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稱爲任職。太康初。允以吳會初平。大臣宜有登進者。上疏遜位。詔絕其章。表允不得已。起視事。三年薨。遣御史監喪致祠。諡曰成。帝後思允清節。詔曰。故司徒李允。太常彭灌。竝履忠清。儉身沒家。無餘積。賜允家錢二百萬。穀千斛。灌家半之。三子。固。眞。長。修。固散騎郎。先允卒。固子志嗣爵。歷位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九

散騎侍郎。陽平太守。眞。長。太僕卿。修。黃門侍郎。太弟中庶子。俱孝謹。有祖父風。

### 盧欽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空。世以儒業顯。欽性恬澹。篤志經史。初舉孝廉。不行。曹爽辟爲掾。爽弟嘗有所屬。欽白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爽深謝之。除尙書郎。爽誅免官。起爲侍御史。襲父爵。大。利。亭。侯。太傅辟從事中郎。出爲陽平太守。徵拜大司農。遷吏部尙書。進封大梁侯。武帝代魏。拜平南將軍。假節。都督沔北諸軍。給追鋒輅。臥車各一乘。第

二駙馬二乘騎具刀器御府人馬鎧等及錢三十萬入爲尙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以清貧特賜絹百匹欽舉必以材稱爲廉平咸寧四年卒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布五十匹錢三十萬諡曰元又以欽忠清高潔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爲立第舍復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囂竝素清貧身沒之後居無私積頃者饑饉聞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三百斛欽歷宰州郡不尙功名唯以平理爲務祿俸散之親故不營貲產動循禮典妻亡制廬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二十

杖終喪居外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小道子浮嗣浮字子雲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廢於家欽弟珽字子笏衛尉卿珽子志別有傳

樂廣

樂廣字彥輔南陽涑陽人也父方爲魏征西將軍夏侯元參軍廣年八歲元見之謂方曰卿子當爲名士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門戶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人無知者王戎刺荊州聞廣爲夏侯元所賞乃舉爲秀才薦於賈充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尙書令衛瓘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

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出補元城合入爲中書侍郎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嘗有客久闕不復來怪而問之曰前在坐賜酒方飲見盃中有蛇意惡之既飲而疾於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角影也復置酒於其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客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釋然色解沈疴頓愈先是河南官舍多妖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也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七

三

得狸殺之其怪亦絕廣壻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成疾廣聞故命駕爲剖析之玠病卽愈廣歎曰此賢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爲政無當時功譽每去職爲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宏恕然後善惡自彰矣性冲淡每以約言析理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更覺已煩廣與衍俱宅心事外名重當時故天下言風流者王樂稱首焉賈后廢愍懷太子詔宮臣不得辭送或冒禁拜辭司隸校尉

滿奮勅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卽解遣尋遷吏部尙書左僕射代王戎爲尙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成都王穎廣壻也與長沙王構兵廣旣處朝望羣小讒之又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哉又猶以爲疑廣竟以憂卒三子凱肇謨凱驃騎參軍肇太傅掾永嘉末兄弟相攜渡江謨征虜將軍吳郡內史

### 裴頠

裴頠字逸民司空秀之少子也博學少知名初爲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惠帝初轉國子祭酒兼右軍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三

將軍賈后將殺楊駿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頠問太傅所在頠給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劉豫曰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豫遂委而去尋詔頠代豫領左軍屯萬春門駿誅以功當封武昌侯頠請封兄子憬而頠次子該時尙主帝乃封該累遷侍中時天下尙寧頠奏修國學刻石寫經祀奠飲射甚有儀序賈后不悅太子頠抗表請崇謝淑妃位號增置東宮後衛率吏給三千兵於是東宮宿衛萬人尋遷尙書加光祿大夫頠每授一職表疏十餘上博引古今成敗覽之者莫不寒心以賈后

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謀廢之而立謝淑。如華模曰。上自無廢黜意。吾等安敢專行。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恐禍如發。機無益社稷。願曰。誠有如公所慮者。然昏虐無忌。亂將立至。則如之何。張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勤爲左右。陳禍福。冀無大悖。幸天下尙安。庶可優游卒歲。願因旦夕。勸說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親待太子。或謂願曰。幸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可辭病屏居。如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乎免矣。願慨然者久之。而竟不能去也。遷尙書左僕射。使專任門下事。固讓弗聽。願雖賈后親屬。然雅望素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三

隆。四海唯恐其不居顯位。時賈模已卒。而願與張華同心匡救。朝廷倚以爲重焉。賈后廢太子。願與張華執爭不從。語在華傳。初趙王倫。諂事賈后。願甚惡之。倫數求官。願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倫嫉之如讎。永康元年。倫將廢賈后。謀篡逆。欲先除朝望。報宿怨。遂殺願及張華。解系等。願死時年三十四。倫并欲殺其二子。嵩。該。梁王彤。東海王越。謂倫曰。裴秀有勳王室。配食太廟。不宜滅其後嗣。乃徒帶方。解系者。字少連。濟南著人也。泰始初。封梁鄒侯。系二弟結育。竝清身潔已。有當世名。系歷官雍州刺史。西戎校尉。假節。



趙王倫爲征西將軍，系與倫嬖人孫秀爭軍事，系表誅秀以謝氏美。倫秀憾之，至是梁王彤救之。趙王怒曰：「我於水中見蟹，尙惡之，况其兄弟乎？」弗聽。竝戮其妻子焉。倫誅，追復顧本官，改葬以卿禮，諡之曰成。嵩嗣曾，該出後從伯，譏爲散騎常侍，後竝爲乞活賊。陳午所殺，頗疾時俗放蕩，而王衍之徒，聲譽大盛，轉相倣效，恐風教陵遲，乃著崇有論以釋其蔽。志欲匡扶朝政，徘徊於暗君虐后之朝，卒與張華俱殞其身。忠亮雖存，而明哲則不足矣。

### 裴楷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七

三

裴楷字叔則，父徽，魏冀州刺史。楷初爲魏尙書郎，與王戎齊名。參武帝撫軍軍事，風神高邁，容儀俊秀，而博涉羣書，善宣吐。時人謂之玉人。賈充更定律令，以爲定科。郎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當否。羣臣咸屬目傾耳焉。尋轉中書郎。武帝初卽位，探策以卜世數，而得一，帝不悅。羣臣失色。楷正容儀，從容而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大悅。羣臣皆稱萬歲。拜散騎侍郎，遷散騎常侍，出守河內，入爲屯騎校尉，右軍將軍，遷侍中。帝常問楷曰：「朕應天順時，與海內更始。今天下風聲，何得何

失。楷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宜引天下賢人，與宏政道。不當示人以私。帝默然平吳之後，修太平之化，數延公卿坐論政事。楷歷叙古今，多所獻替。帝善之而不能用也。楷性寬厚，與物無忤。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施諸窮乏。嘗營別宅，從兄衍見而悅之，卽以宅與衍。梁趙二王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楷子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旣執政，轉衛尉，遷太子少師，賈后殺駿，楷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三

以婚親，收付廷尉。是日事起倉卒，誅戮縱橫。楷容色不變，方索紙筆，與親故書會侍中，傳祇救之，獲免。而太保瓚、太宰亮表楷真正不阿，宜蒙爵土，乃封臨海侯。代楚王爲北軍中候。楚王怒，楷不敢拜，轉爲尚書。楷長子輿先娶亮女，楷女適衛瓚子。時賈后凶虐，楷不樂在內，求出外鎮。除安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垂發而楚王瑋殺太保、太宰，密使殺楷。楷素知瑋望已，聞變單車入城，匿妻父王渾家。與亮小子一夜入徙，得免。瑋死，以楷爲中書令，加侍中、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尋卒。年五十五。謚曰元。楷五子：輿、瓚、憲、禮、遜。

輿少襲爵。官至散騎侍郎。卒。瓚中書郎楊駿之死。爲亂兵所殺。

憲字景思。少穎悟。好交輕俠。及長。更折節嚴重。修儒學。初。侍講東宮。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東海王以爲豫州刺史。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拜尚書。與荀綽等在幽州。建興中。石勒襲執王浚。浚參佐謝罪。軍門貢賂交錯。憲及荀綽不至。勒素聞其名。召而讓之。對曰。憲等世事晉室。荷其榮寵。浚雖凶麤。猶晉之藩臣。中原鼎沸。故託足於此。明公苟不修德義。必於刑戮爲始者。死吾分也。不拜而出。勒謝之。待以客禮。勒簿浚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七

三

官寮親屬。皆貴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卷。鹽米十數斛而已。謂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綽爲參軍。憲爲從事中郎。出爲長樂太守。勒僭號。與王波撰朝儀。憲章文物。擬於王者。勒大悅。署大中大夫。遷司徒。石虎時。尤加禮重。憲二子。挹。鼓。竝有文才。然豪俠耽酒。好臧否人物。鼓爲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河閒邢魚。與鼓有隙。竊鼓馬奔段遼。鼓不知也。趙人追獲之。魚誣鼓使己。言當襲鮮卑。告之爲備。當是時。適謀伐遼。聞魚辭信之。虎因誅鼓。及挹。憲亦坐免。未幾。復以爲司徒太傅。封安

定郡公竟卒於石氏族子邁嗣

楷長兄黎次兄康竝知名康子盾永嘉中爲徐州刺史任長史司馬奧勸盾刑殺立威劉淵使王桑趙固向彭城前鋒數騎至下邳文武不堪苛政皆散走盾奧奔淮陰爲趙固所殺盾弟邵爲琅邪王安東長史拜東中郎將東海王越康婿也邵隨越出項卒於軍楷弟綽官至黃門侍郎長水校尉綽子遐東海王引爲主簿後爲越子毘所殺

晉記

卷二十

列傳

七

晉記卷二十終

李重

蕭山郭倫撰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父景秦州刺史都亭定侯重少好學能文章早孤與羣弟居以孝愛聞爲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乎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煩碎徵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爲弊已甚而至於議改又以爲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之理使體例大通而無否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一

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主入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興斟酌周秦竝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顒顒欣覩太平然承魏氏雕弊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旣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卽土斷之實

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繫括於閭伍。若任非所由。事非所覈。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也。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既行。卽人思反本。修之於鄉。諱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遷太子舍人。轉尙書郎。當是時。太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啓。可屬主者爲條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一

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於奴婢私產。則實皆未嘗曲爲之立限也。八年己巳。詔書申明律文。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以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如和所陳。光幹之議。此皆衰世踰侈之患。漢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旣滅而井

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  
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爲之法實  
碎而難檢方今聖明垂制每尙簡易法禁已具何必  
更張哉司隸校尉石鑒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  
求召還而尙書荀愷以遠郡非人情所樂奏貶登秩  
居官重駁曰臣聞立法設制所以齊衆檢邪非必曲  
尋事情而理無所遺也故所滯者寡而所濟者多今  
如登郡比者多若聽其貶秩居官動爲準則懼庸才  
負遠必有黷貨之累非所以肅清王化輯寧殊域也  
臣愚以爲宜聽鑒所上先召登還且使體例有常不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二一

爲遠近異制詔皆從之太熙初遷廷尉平再遷中書  
郎每大事疑議輒以經典參決遷尙書吏部郎務抑  
華競杜私謂畱心逸隱拔用北海西郭湯琅邪劉珩  
燕國霍原馮翊吉謀等爲祕書郎及諸王文學海內  
稱之當是時李毅同爲吏部郎重以清尙見稱而毅  
淹雅多智持論裁決時人謂晉興以來爲尙書郎者  
莫之能及也毅字茂彥舊史闕其行事重出爲陽平  
太守崇德化修學校表篤行拔賢能在職三年彈黜  
四縣永康初趙王倫用爲相國左司馬以憂逼成疾  
而卒家貧宅小無殯斂之地詔於典客署營喪追贈

散騎常侍子式官至侍中

石鑿者字林伯樂陵厥次人爲魏御史中丞多所糾正入晉封堂陽子爲司隸校尉遷右光祿大夫領司徒前代三公冊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也自魏末已後廢不復行至鑿有詔令會遂以爲常武帝崩鑿監統山陵進封昌安縣侯元康初爲太尉卒年八十餘子陋字處賤襲封歷屯騎校尉

劉頌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父觀平陽太守頌初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魏末辟相國掾

晉記

卷二十一

八列傳

四

泰始初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冤訟累遷中書侍郎咸寧中詔頌與散騎郎白褒巡撫荆揚以奉使稱旨遷議郎守廷尉在職六年號爲詳平會滅吳諸將爭功使頌校其事以王渾爲上功王濬爲中功帝以頌持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不行轉任河內郡界多公主水碓過塞流水頌表罷之百姓便焉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淮南相在官嚴整舊修芍陂歲用數萬人而豪彊兼并孤貧失業頌使大小戮力計功受分百姓歌之在郡上疏曰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願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甘納苦心者濟世之



君也。臣以期遇。幸遭無諱之朝。徒荷恩寵。臣竊自愧。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言必當。然要以不隱爲上報之節。萬一足採。則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妄。則國之福也。願陛下缺半日之間。垂省臣言。伏唯陛下應天順人。爲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陵遲。關豎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衆散。遂以亂亡。魏武帝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積數十年。至於延康之初。然後吏清下順。法始大行。逮文明二帝。奢淫驕縱。法物政刑。固已漸頽矣。自嘉平之初。晉祚始基。及於咸熙之末。雖鈇鉞屢斷。剪

晉記

卷二十一

八列傳

五

除凶醜。然其存者咸蒙遭時之恩。不軌於法。泰始初。陛下踐祚。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允。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陛下以用才因宜。法寬有由。爲未可一旦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爲政矯世。自宜漸出公塗。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凡諸事業。不茂旣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臣惟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如或當身之政。餘烈不及後嗣。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蒙大業。雖經異時。憂責猶追。陛

下將如之。何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遠而遠慮固。昔者武王聖主也。成王賢王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明德顯親。列爵五等。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將千載。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雖疆弱不適。制度舛錯。不盡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六

事中。然跡其衰亡。恆在同姓失職。夫呂氏作亂。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俸。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矣。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滅吳。可謂功格天地。土廣三王。舟車所至。人迹所及。皆爲臣妾。四海大同。始於今日。宜承大勳之集。及陛下盛明之時。開建土宇。使同姓必王。樹久安於萬載。垂長

世於無窮也。臣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君立子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衆。物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藉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爲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七

疑衆疑難。以自明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彊固。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悉令反忠。而爲任臣矣。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及也。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建侯之理。必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侯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之藏。棄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

行者也。若推親疎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矣。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內。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疎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內。方今始封。而親疎倒施。甚非所宜也。古者大國地方不過百里。然人數殷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實力寡。不足以奉國典。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羣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惟宗廟社稷。

晉記

卷十一

列傳

八

則先建之。至於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苟所以衛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衛上矣。周之建侯。長享其國。遠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僅至曾元。人性不相遠。而長短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之典。故國祚不泯。行誅放則羣后思懼。允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

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諸王陷於罪戮。國隨以亡。故下無固國。下無固國。則天子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而大業易傾。今宜修周之法。國君失道。及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允。不問遠近。必紹其祚。無則虛建之。須皇子生而繼其統。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網密。宜寬其檢。大制既定。班之羣后。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邦。猶不可危。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四維之也。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

晉記

卷二十一

八列傳

九

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性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可去。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恥厲。守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今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則恆背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頹。公理漸替。然教頹既久。一朝難反。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猶有甚泰。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約已潔素。

者蒙儉德之報。故臣私願先從事於漸也。又羣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闇劣不得以尸祿害政。如此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少久。卽羣司徧得其人矣。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何以驗之。今世士人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今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陛下御政將

晉記

卷二十一

八列傳

十

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以來。凡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尙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爲重事所不急。今未能省。并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尙書爲其都統。若丞相之爲。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得專斷。歲終臺閣課功。校簿而已。今親掌者。動受成於上。下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

大而略小。何則。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故善爲政者。綱舉而網疏。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爲政不苛。此爲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彊橫肆。豪彊橫肆。則百姓失職矣。夫大姦犯政。類出富彊。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乃由

晉記

卷二十一

八列傳

十一

此而益傷。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俗而整世教。今舉小過而清議益積。是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哉。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不可以經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可奪。事變異前。則時不可違。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旣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爲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

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悉蕩并。知時未可以求安息也。至於平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家室分離。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竝有死亡之患。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二者各盡其理。聚首謳吟樂生。必十倍於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於今。近出百年。四海勞瘁。丁難極矣。六合渾并。始於今日。兆庶思寧。非虛望也。誠未可以希遵在昔。息放馬牛。但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天下所蒙。已不訾矣。世之私議。竊比陛下於孝文。臣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十一

以爲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祚。掃滅彊吳。奄征南海。孝儉之德。冠於百王。履宜無細。動成軌度。若善當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仰瞻遺跡。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之足云。若所以爲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勳。不得遠盡。宏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不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憲。經年少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詔報曰。得所陳。知卿乃心爲國。動靜數以聞。元康初。從淮南王允入朝。會誅楊駿。頌屯衛殿中。其夜詔以頌爲三公尙書。又上疏論律令事。久之轉



吏部尙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能否以明賞罰。時賈郭專朝。任者欲速。竟不施行。趙王倫殺張華。頌哭之慟。孫秀等議加倫九錫。百僚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竝無九錫之命。倫黨張林欲殺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以爲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尋病卒。追封梁鄒縣侯。食邑千五百戶。頌無子。養弟和子雍。早卒。更以雍弟翊子隲爲適孫。嗣爵。頌弟彪爲安東參軍。伐吳獲張悌。累官積弩將軍。荊州刺史。彪弟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十三

仲黃門郎榮陽太守

段灼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少仕州郡。稍遷鎮西司馬。從鄧艾破蜀。封關內侯。累遷議郎。武帝卽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矜功伐善。不能和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士君子之心。故莫肯爲艾理者。臣敢犯死言艾所。以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

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於圍城之中。當爾之時。二州危懼。隴右懍懍。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以爲深憂重慮。思可以安邊殺敵。莫賢於艾。故授之以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畱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彊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爲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麟

晉記

卷二十一

八列傳

西

振前無堅敵。蜀地險阻。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乘。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艾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意。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卽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參佐官屬。部曲將吏。愚

鷙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是以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苟懷惡心。卽當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一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慷慨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爲痛哭者。良有以也。陛下龍興闡宏大度。受誅之家。不拘叙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絕。昔秦人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立祠。今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者。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

晉記

卷二十一

八列傳

五

棺定諡。死無所恨。赦冤魂於九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帝省表甚嘉其意。灼後復陳時宜。輒見省覽。然身微宦。孤不見進。叙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遣息上表曰。臣聞忠臣之於其君。猶孝子之於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然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於不忘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者也。臣伏自悼生。長荒裔。而久在外任。未嘗覲見陛下。陛下竟不知臣爲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運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於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逮事聖明之

君而厯悴羸劣不能陳力當歸死於地下此臣之恨  
三也哀二親早亡隕兄弟竝凋喪孝敬無復施於家  
門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忽以過冬之夜尋復來人  
生百歲尙以爲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恨五也  
慙日月之所養愧吳蒼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懷五恨  
而歎息臨歸路而自悼者也陛下自初踐祚發無諱  
之詔置箴諫之官赫然寵異諤諤之臣臣無陸生之  
才不在顧問之地而疾痛增篤退念桑梓輒取長休  
歸近墳墓顧瞻宮闕繫情皇極不勝丹款謹遣息穎  
表凡五事以聞其一曰臣聞朝有諤諤盡規之臣無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十六

不昌也任用阿諛唯唯之士無不亡也是有國者皆  
欲求忠以自輔舉賢以爲佐而亡國破家者相繼皆  
由任失其人所謂賢者不賢忠者不忠也夫天下者  
蓋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會  
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德則天下歸之無德則天  
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其勞心遠慮常如臨川無津涯  
於是法天地象四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人  
仁孝著乎宮牆宏化洽乎兆庶平直如砥矢信義感  
人神雖有椒房外戚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雖有近

習愛幸之豎不聽其姑息之辭四門穆穆闢而不闔。恆戰戰慄慄。不忘戒懼。臣聞之懼。危者常安者也。憂亡者恆存者也。使夫有國之君。能安不忘危。則忠賢弼翊。本支百世名位與天地無窮。亦何慮爲。來者之驅除哉。其二曰。士之立業行非一概。吳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矣。然在魏使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曾參閔騫。誠孝子也。不能宿夕離其親。豈肯出身致死涉危險之地哉。今大晉應期運。齊聖美於有虞。而吳人不臣稱帝。私據此亦國之羞也。陛下誠欲致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使奮威。淮浦震服。荆蠻者。故宜疇咨博采。廣開貢士之路。薦巖穴。舉賢才。徵命考試。匪俊莫用。今臺閣選舉。徒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筆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沈者哉。其三曰。昔田子方養老馬。而窮士知所歸。況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乎。昔者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者衆多。未必皆賢。不可悉養。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也。宗事五更。所以明敬也。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天下雖定。而華山之陽。無放馬之羣。桃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七

林之下。未有休息之牛。故以吳人尙未臣服也。夫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天下元元。瞻望新政。願陛下思子方之仁。念犬馬之勞。思帷蓋之報。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其四曰。法令賞罰。莫大乎信。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況有養人以惠。使人以義。而不可不信行之哉。臣前爲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已未詔書。羌胡道遠。其但募取樂行。不樂勿彊。臣被詔書。輒宣恩廣募。示以賞信。所得人名。卽條言征西。其晉人自可差簡。丁彊如法調取。至於羌胡。非恩意告諭。則無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與軍渡河。未曾有變。故刺史郭

晉記

卷二十一

八列傳

六

綏勸帥有方。深加獎厲。要許重報。是以所募感恩利賞。遂成績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將。竝已受封。羌胡健兒。或王或侯。不蒙論敘也。晉文猶不貪原。而失信。齊桓不惜地。而背盟。況聖主乎。其五曰。昔周漢之興。樹親建德。周有五等之爵。漢有河山之誓。及其衰也。神器奪於權臣。國祚移於他姓。故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於今國家大計。使異姓無裂土專封之邑。而同姓竝據連城。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中。縱復令諸王子孫。後世還自相并。蓋亦楚人失繁弱於雲夢。尙未爲亡其弓也。神器不移他族。則始

祖不遷之廟。萬年億兆。不改其名矣。乃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欲言其國皆小乎。則漢祖之起。無尺土之地也。況有國者哉。將謂大晉世世賢聖。而諸侯之允常不肖耶。則放勳欽明而有丹朱。瞽叟凶頑而有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樹兵。本廣開亂原。恐陛下未得高枕而臥耳。臣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巍巍大晉。方且登泰山。禪梁父。刻石書勳。垂示無窮。宜遠鑒往代興廢。深爲嚴防。使著事奮筆。必有紀焉。昔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此臣所以私懷慷慨。自忘輕賤者也。書奏。帝覽而異之。擢灼爲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於官。

江統

江統字應元。陳畱圉人也。祖蕤。譙郡太守。封亢父男。父祚。南安太守。統少靜默。落落有遠志。襲父爵。除山陰令。元康中。關隴氐羌屢擾。逮孟觀西討。始擒氐帥齊萬年。統深維國家之治。宜杜其漸。乃著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風氣異宜。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九

險阻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卽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之牧夷狄也惟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彊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戎狄乘閒得入中國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二十

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開榆中秦滅義渠始皇之併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而一世之功戎虜奔卻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王莽之敗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



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宏使西域發調羌氏爲行衛而羣蠻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隲征之棄甲委兵諸戎遂熾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逼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弊任尙馬賢僅乃克之其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雖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雍州之戎常爲國患漢末關中殘滅魏

晉記

卷二十一

八列傳

三

興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漑其瀉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帝王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侮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侯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

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竝得其所。上合往古。卽叙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閩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郡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尅。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三

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哉。難之者。曰。方今關中暴兵二載。伍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薦饑。疫癘札夭。凶逆旣戮。百姓愁苦。其望寧息也。若枯旱之思雨露焉。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荅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逆。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爲尙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

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危疑怖促故可制以兵威遐遷遠處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百餘萬口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三

相贍而秦地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宏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時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來降附遂令入居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覲戎車屢征中平中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

屬仍值世喪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及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而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滎陽句麗。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母邱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

晉記

卷二十一

八列傳

二西

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必戎狄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劉淵發難。中原大亂。時人服其深識。遷中郎。轉太子洗馬。參齊王大司馬軍事。歷廷尉正。成都王記室。以母憂去職。服闋。爲司徒左長史。東海王牧兗州。以爲別駕。尋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永嘉四年。避亂奔於成臯。病卒。所著賦頌表。

奏數十篇傳於世。二子彪、惇。彪字思元，初舉秀才，溫嶠辟爲平南參軍，累遷御史中丞、吏部尚書、尚書僕射，持議侃正，多所補益。卒，官護軍將軍。子斡，歷琅邪內史。斡子恆，西中郎長史，恆弟夷，尚書。惇性好學，每以爲君子立行，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宗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爲貴，非但動違禮法，亦道之所棄也。乃著通道崇檢論，世咸稱之。蘇峻之亂，避地東陽山，徵辟皆不就。邑里宗其道。事必諮而後行。養志二十餘年。永和九年卒，年四十九。友朋相與刻石立頌，以表其德焉。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五

智者見於未然，然言之而患有國者，不能信。至其言見信，而天下事已往往不可爲。夫登高者見遠，坐井者小天。明君賢相防微杜漸，所以陰消天下之禍者，庸夫不知也。李重諸人，其慮天下事周矣。江統之論信於事後，而不信於當時。夫固所見之有遠近焉爾。

晉記卷二十二 魏人志 蕭山郭人倫撰

向雄 閻纘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爲主簿事太守王經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爲之泣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吳奮代毅爲太守又以譴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會死莫敢殯雄迎喪而葬之晉公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

晉記

卷二十二

列傳

一

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法已彰矣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宏於下雄不忍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公悅與談宴而遣之武帝時累遷黃門侍郎吳奮劉毅爲侍中同在門下雄不交一言帝聞之勅雄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毅再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絕如何不辭而去帝聞而大怒責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反絕耶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川劉河

內於臣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帝笑曰有是哉泰始中拜秦州刺史假赤幢曲蓋鼓吹賜錢二十萬入爲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康初爲河南尹賜爵關內侯齊王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之出何爲者也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弟匡惠帝時爲護軍將軍閻纘字續伯巴西安漢人也祖圃張魯功曹勸魯降魏封平樂鄉侯父璞嗣爵仕吳至牂牁太守纘僑居河南新安父卒繼母不慈誣纘盜父金訟於所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纘無怨色而孝謹不怠母悔更移中

晉記

卷二十二 列傳

九

正乃得復品爲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誅纘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而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衆懼不敢纘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國子祭酒鄒湛以纘才堪佐著薦於祕書監華嶠嶠曰此職閑廩重貴勢多爭之者吾非不知其人也奈不暇何爲西戎校尉司馬以功復封平樂鄉侯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輿棺詣闕上書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通手疏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通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沈淪富貴每見

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直諫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其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遲陵。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爲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尋築思子之臺。今適無狀。

晉記

卷二十二

列傳

二

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尙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爲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始終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爲之保。尙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爲之友。其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其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勅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昔太甲有罪。放之三



年思庸克復。爲殷明主。魏文帝懼於見廢。夙夜自祗。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咸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沒事母。以謹聞於天下。到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就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戒也。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曰。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適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儲副大事。不宜空虛。謂宜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

晉記

卷二十二

列傳

四

棄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適。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也。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而慙慙之誠。情不能已。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書御卽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自惟頻見拔擢。此恩難忘。惟當竭誠。雖死不恨。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奏不省。趙王倫殺張華。賈謐被誅。朝野震悚。纘獨撫華尸。慟哭曰。早語公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過叱賈謐尸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皇太孫立。纘復上疏曰。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壺關三

老。陳衛太子之冤。而漢武築思子之臺。高廟令田千秋。上書不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遷。位至丞相。乘車入殿。號曰車氏。恨臣精誠微薄。不能上達。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宮。向令陛下卽納臣言。不致此禍。天贊聖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獨恨其晚。無所及也。詔書慈悼。迎喪反葬。復其禮秩。誠副衆望。伏見詔書建立太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慈悼冤魂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改。以爲永制。禮制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爲置官屬。皆如朋友。不爲純臣。既使上厭至望。以崇孝道。又令不相嚴憚。易於規正。昔漢武既信姦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中囚。郗吉閉門距命。後遂擁護。曾孫督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爲孝宣皇帝。苟至於忠。無往不可。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明。故臣下得行其忠也。自晉興以來。用法太嚴。遲速之間。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言也。今則動輒滅門。昔呂侯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後召王。假令如今。呂后必謂昌已反。夷其三族矣。則誰敢復爲殺身成義者哉。又漢初廢趙王張敖。

晉記

卷二十二

列傳九

五

其臣貫高謀弑高祖。高祖不誅。以明臣道。田叔孟舒  
十人爲奴髡鉗。隨王隱親侍養。向使晉法得容。爲義  
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邴吉距詔不坐  
伏死。諫爭則聖意必回。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  
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夭  
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後聞頗有在路次望  
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然則臣故莫  
從。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  
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覆請審者。此由恐畏滅族。故  
不敢耳。今皇孫冲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姦邪矯詐  
晉記

卷二十二 列傳

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冲比者。以爲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皆可擇寒素篤行。更履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羣臣。可輕其禮儀。使相切磋。昔魏文帝在東宮。徐幹劉楨爲友。文學相接之道。竝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爲友。諸葛恪爲賓。臥同牀。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戒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旣簡。於情亦疎。易致構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身爲天子。父爲匹夫。萬幾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日一覲哉。時迎太子喪於許昌。纘陳孤魂。獨行太孫幼。不可涉道。可遣妃奉迎。使其父衍。隨行衛護。朝廷嘉其忠。擢爲漢中太守。趙王倫死。旣葬。纘以車轢其冢。纘不護細行。而慷慨好大節。年五十九卒於官。纘五子。長子亨。爲遼西太守。屬王浚稱制。不得之官。依青州刺史苟晞。晞政苛暴。亨數切諫。爲晞所殺。

晉記

卷二十二

列傳九

七

茂伯哭經葬會。犯所忌而不顧。士爲知己。蓋有之矣。愍懷之廢。大臣惕於賈后。莫敢彊諫。而續伯輿棺上書。何其烈也。秦漢以來。世子法廢久矣。三書懇懇。乃萬世之龜鑑哉。

秦秀 范宏之

秦秀字元良。新興雲中人也。父朗。魏驍騎將軍。秀少敦學行。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爲博士。司空何曾卒。下禮官議諡。秀議曰。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允。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概。然資性驕奢。不循

晉記

卷二十二

列傳

八

軌。則詩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邱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於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示天下之醜。長後生之傲。莫大於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

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諡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簣而沒。明慎保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世不懼。況臣皇代守典之官。敢畏疆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儀表。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則是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諡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諡繆醜公。時雖不同。秀議。然聞者莫不憚之。秀性忌讒。佞疾之如讎。素薄司

晉記

卷二十二

列傳九

九

空賈充諸將伐吳。聞其爲大都督。秀謂所親曰。伐國大任也。充文按小才。何堪居此。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耳。今吳君無道。羣帥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旣爲不智。乃不赦之罪。於是遂止。充年衰恆憂已諡。傳及薨。充夫人郭槐以外孫韓謚爲嗣。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鄆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鄆。聖人豈不知外孫親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已自出。不如太宰。不得以爲比。

然則以外孫爲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諡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諡荒公。不從。初伐吳之後。王濬先入建鄴。降孫皓。功在第一。王渾忌濬功。相訐奏。帝雖不聽。而以濬爲輔國大將軍。秀乃上書曰。自大晉啓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爲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而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聞之。誰不失望。何則。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蓋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

晉記

卷二十二

列傳

十

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亡。而中國輒懷惶怖。當此之時。有借天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實皆甘之。今濬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卽盡舉吳之財寶以與之。亦不爲過。而乃與之計校乎。後與劉暉等議。齊王攸事忤旨。除名。尋復起爲博士。秀性悻直。與物多忤。爲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後百有餘年。當太元之時。有博士范宏。宏之者。順陽人也。祖汪。武興侯。安北將軍。父康。宏之少襲爵。博學洽聞。而性抗直。衛將軍謝石薨。請諡。下禮官議。宏之議曰。臣伏見衛將軍謝石。階藉門蔭。屢登

崇顯總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庶事。勤勞匪懈。內外  
僉議。皆曰。與能當淮肥之捷。勳拯危墜。雖皇威遐震。  
狡寇天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開建學校。以延胄  
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  
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  
惜力。以濟時務。然後可以免維塵之譏。塞素餐之責  
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倡言無忠國之謀。守職  
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貨贖京邑。聚斂無厭。不可  
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大東流於遠近。怨毒結  
於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於土木。思慮殫於機巧。

晉記

卷二十二 列傳

十一

紈綺盡於婢妾。財用糜於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  
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  
莫尚乎節儉。故夷吾受謫乎三歸。平仲流美乎約已。  
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恥不興。利競交馳。不可  
不深防本原。以絕其流。昔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  
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  
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也。若存罰其違。亡敗  
其惡。則四維必張。而禮義行矣。按諡法。因事有功曰  
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諡曰襄墨公。又論殷浩宜加贈  
諡。指斥桓溫。時桓謝方盛。尚書僕射王珣。又溫故吏。



也。乃出宏之爲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箋曰。下官輕微寒士。謬得廁在俎豆。實懼辱累清流。惟塵聖世。竊以爲人君居廟堂之上。知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聰明內照。亦賴羣言之助也。是以下無隱情之責。上收神明之功。敢緣斯義。志在輸直。嘗以謝石黷累。應被清澄。殷浩忠貞。宜蒙褒顯。是以不量輕弱。先衆言之。而惡直醜正。其徒實繁。雖仰恃聖主欽明之度。俯賴明公愛物之隆。而交至之患。實有無賴。下官與石本無怨忌。生不相識。事無相干。正以國體所關。不應稍計疆弱。與浩年時邈絕。世不相及。無復藉聞。故老

晉記

卷二十二

列傳九

十一

語其遺事耳。於下官之身。何所痛癢。而當爲之犯時干主哉。亦以臣之事君。惟思盡忠而已。不應復計利鈍。事不允心。則讜言悟主。義感於情。則陳辭靡悔。若懷情韜意。愬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於明君。明君所以致法於羣下者也。桓溫事跡布在天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凡厥黔首。誰獨無心。桓溫於亡祖。雖其意難測。求之於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王珣以下官議殷浩諡。不宜暴揚溫惡。珣感其提拔之恩。懷其入幙之遇。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謂足以明其忠貞之節。若溫忠爲社稷。誠存本朝。何不奉還萬幾。

退守藩服。方提勒公王。匡總朝政。豈先帝幼弱。未堪親政耶。逼脅袁宏。使作九錫。備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會上天降怒。姦惡自亡。社稷危而後安。靈命墜而復構。晉自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疆臣。今主上親覽萬幾。明典作制。百代不審。復欲誰待下官。所以每懷憤發。不能已已者也。敢竭愚誠。布之執事。宏之又與珣書。責其欺罔。辭雖亮直。終以桓謝之故。不調年四十七。竟卒於餘杭令。

晉記

卷二十二 列傳

七

史官立而中材之主有所惕而惴於爲非。諡法興而善惡彰於身後。聖人所以勸後世於無窮也。二者之官。失其守而富貴者肆矣。二博士侃侃守官。不畏疆禦。其古之遺直也夫。

曹志

曹志字允恭。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也。少好學。夷簡有大度。善騎射。植立爲嗣。後改封濟北。晉代魏。降爲鄆城縣公。詔曰。昔在前世。雖歷運迭興。至於先代。苗裔傳祚不替。或列藩九服。式序王官。選衆命賢。惟德是與。蓋至公之道也。魏氏諸王公。養德藏器。壅滯曠久。

前雖有詔。當須簡授。而自頃衆職少缺。未得式叙。前濟北王曹志履德清純。才高行潔。好古博物。爲魏宗英。朕甚嘉之。其以志爲樂平太守。志在郡游獵。讀書以聲色自娛。咸寧初。召爲國子博士。後遷祭酒。齊王攸將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博士秦秀等以齊王宜內匡朝政。不可之藩。志又常恨其父不得志於魏。因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朝之隆。其始乎哉。乃奏議曰。臣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陛下爲聖君。稷契爲賢臣。內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之

晉記

卷二十二 列傳

九

十四

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朝廷。五世反葬。後雖五伯迭興。桓文譎主。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禮。終於譎而不正。尾大不掉。豈可與周召同日而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幹植不彊。枝葉弗茂。自羲皇以來。天下豈是一姓之獨有。欲固其本者。當有磐石之宗。夫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秦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沒其身。周漢能均其利。而親疎爲之用。此聖主之深慮。所以遠鑒於無窮也。臣聞之事雖淺。當深念之。言雖輕。當重

思之竊以爲當如博士等議。議成當上。志從弟高邑公嘉見之。曰：兄議百年之後，必書晉史。然今日將見責邪？帝覽議，果大怒。曰：曹志尙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以議者不指答所問，橫造異論，策免太常。鄭默於是。有司奏收志等結罪，詔免志官。以公還第。頃之復爲散騎常侍，遭母憂，居喪過禮，得疾，喜怒失常。九年卒。太常將奏以惡諡，崔褒歎曰：魏顆不從亂，以病爲亂，故也。今諡曹志而諡其病，豈謂其病不爲亂乎？於是諡爲定。

晉記

卷二十二

列傳

十五

晉記卷二十三終 對主筆 蕭續 趙當 志 從弟 高邑 公 嘉 見 之 曰 兄 議 百 年 之 後 必 書 晉 史 然 今 日 將 見 責 邪 帝 覽 議 果 大 怒 曰 曹 志 尙 不 明 吾 心 況 四 海 乎 以 議 者 不 指 答 所 問 橫 造 異 論 策 免 太 常 鄭 默 於 是 有 司 奏 收 志 等 結 罪 詔 免 志 官 以 公 還 第 頃 之 復 爲 散 騎 常 侍 遭 母 憂 居 喪 過 禮 得 疾 喜 怒 失 常 九 年 卒 太 常 將 奏 以 惡 諡 崔 褒 歎 曰 魏 顆 不 從 亂 以 病 爲 亂 故 也 今 諡 曹 志 而 諡 其 病 豈 謂 其 病 不 爲 亂 乎 於 是 諡 爲 定

晉記卷二十三

列傳

蕭山郭倫撰

孫楚

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祖資魏驃騎將軍。父宏南陽太守。楚才藻超邁而性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遷佐著作郎。復爲石苞驃騎參軍。楚負其才氣。易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苞銜之。因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未判。遂湮廢積年。初參軍不敬府主。以楚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扶風王駿起楚爲征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一

西參軍。轉梁令。遷衛將軍司馬。惠帝初。拜馮翊太守。元康三年卒。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也。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而誤云枕流漱石。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也。楚遂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耳。楚少所推服。惟雅敬濟。楚婦喪除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三子衆。洵。纂。衆及洵俱早亡。纂子統。綽。竝知名。

統字承公。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人以爲有楚風家。於會稽。性好山水。求爲鄞令。轉吳寧。縱意游肆。凡名山勝川。畢到。後爲餘姚令。卒。子騰。以博學稱。位至廷尉。騰弟登。尚書郎。注老子行於世。

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尙之志。居於會稽。放游山水十餘年。作遂初賦。以致意。絕重張衡左思之作。曰。三都兩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以示友人范榮期。曰。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其自負若此。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補章安令。爲王羲之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一一

作桓溫已收河南。將移都洛陽。朝臣竝知不可。畏溫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也。然臣觀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郭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

守之耳。自喪亂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邱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邱壠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而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中興五陵。卽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旣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肯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蹶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二一

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乏一餐之飽。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途。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本。除寇所以爲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爲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

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奉衛山陵掃平梁許清一河  
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爲  
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逃逆不化  
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癢  
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  
極增修德政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  
滅寇爲先十年行之無使墮費則貧者殖其財怯者  
充其勇人知大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  
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  
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宏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四

使乎今溫倡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切  
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  
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畱意豈非屈於  
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  
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溫見綽表  
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  
尋轉廷尉卿領著作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  
同行綽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  
簸之颺之糝糠在前而文才卓絕天下重之沙門支  
遁常問綽曰君何如元度綽曰高情遠致吾早已伏



膺然一咏一吟。許將北面矣。溫王郗庾之薨。必求綽  
為碑文刊石焉。年五十八而卒。子嗣有綽。風文章相  
亞。位至中軍參軍。早亡。

### 劉喬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衆侯。傳襲  
歷三世。祖虞。魏侍中。父阜。陳畱相。喬少為祕書郎。建  
威將軍。王戎引為參軍。同伐吳。還授滎陽令。遷太子  
洗馬。預誅楊駿。賜爵關中侯。拜尚書右丞。賈謐伏誅。  
封安衆男。遷御史中丞。齊王腹心。董艾勢傾朝廷。百  
官莫敢忤旨。喬二旬之中。奏劾艾罪者六。出為豫州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五

刺史。與荊州刺史劉宏。其擊張昌。進左將軍。張方劫  
遷惠帝於長安。喬與諸州郡發兵迎車駕。而東海王  
越承制。轉喬安北將軍。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  
州。喬以非天子命。不受代。潁川太守劉輿。昵於虓。喬  
上尚書列輿罪惡。河閒王得喬所上。乃宣詔使鎮南  
將軍劉宏。征東大將軍劉準。平南將軍彭城王繹。與  
喬并力攻虓於許昌。輿弟琨。率衆救虓。未至而虓敗。  
虓乃與琨俱奔河北。旣而琨率突騎五千濟河攻喬。  
喬劫琨父蕃以檻車載之。據孝城以距虓。衆不敵而  
潰。復收散卒屯於平氏。河閒王進。喬鎮東將軍假節。

以其長子祐爲東郡太守。使劉宏、劉準、彭城王繹等率兵援喬。東海王越欲擊喬。宏遺喬及越書。使解怨。釋兵。同獎王室。皆不聽。宏復上疏曰。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劉喬。喬舉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爲喬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徇國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爲非。然喬不得以虓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積禍蜂生。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於宗子。今夕爲忠。明旦爲逆。翻其反而互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今邊陲無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十六

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爲害轉深。積毀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虎交鬪。自效於下。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疑。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當是時。河閒王方距關東。倚喬爲援。不納。及東海王移檄天下。帥甲士三萬將入關。軍次於蕭。喬懼。使子祐距越於靈壁。劉琨分兵向許昌。許昌人納之。琨遂自滎陽率兵迎越。遇祐。衆潰。見殺。喬衆遂散。與五百騎奔平氏。帝還洛陽。大赦。越復表喬爲太傅。軍諮祭酒。越薨。

拜喬鎮東將軍豫州刺史卒於官子挺潁川太守挺子耽少博學明習詩禮三史歷度支尚書在職廉慎桓元耽壻也元輔政以耽爲尚書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尋卒耽子柳字叔惠亦有名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多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曰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籠矣時人重其言出爲徐兗江三州刺史卒贈光祿大夫弟父始安太守父子成丹陽尹

張輔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七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漢河間相衡之後也少與從母兄劉喬齊名初補藍田令鋤豪彊扶貧弱一縣稱之轉山陽令擊殺橫暴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侯拜御史中丞糾劾不避權貴出爲馮翊太守當是時河閒王顥專制關中長沙王啓帝密詔雍州刺史劉沈秦州刺史皇甫重討之沈等與顥戰於長安顥求救於輔輔將兵救顥敗沈乃以輔代重爲秦州刺史輔之赴顥難也金城太守游楷亦以兵助顥轉梁州刺史輔還楷不時迎輔怒陰欲殺楷輔性剛暴好立威天水太守封尚非之輔卽殺尚復召隴西太守韓

稚會議伐楷。稚未決。輔投几而起。稚子朴有武幹。卽收兵擊輔。輔與戰於遮多谷口。軍敗爲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初輔著論云。管仲不若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坫。皆鮑不爲。又論班固司馬遷曰。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叙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班固叙三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戒。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鼂錯。傷忠臣之義。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辨士。則辭藻華靡。叙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減於諸葛亮。輔有文才卓識。而以性剛不得其死。有識者惜之。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八

盧志

盧志字子道。范陽涿人也。初辟公府掾。尙書郎。出爲鄴令。成都王穎鎮鄴。愛其才。以爲諮議參軍。齊王起兵討趙。馳使告穎。穎召志計事。志曰。趙王無道。肆行篡逆。今殿下總率三軍。掃夷凶暴。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重。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穎深然之。卽補志左

長史掌文翰。穎前鋒都督趙驤大敗於黃橋。士衆震駭。議欲還保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敵必有輕易凌轢之心。若頓兵不進。三軍挫衄。且戰何能無勝負。宜更選精銳。星行倍道。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倫敗。志謂穎曰。齊王以百萬之衆。與張泓等相持未決。大王徑得濟河。大勳莫之能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並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徐結四海之心。穎遂以母疾還藩。由是天下莫不賢成都王志之謀也。朝廷封志爲武彊侯。加散騎常侍。旣而李含說河間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九

王顥內除二王。以穎爲太弟。遣使報穎。穎將應之。志諫不從。罔死。穎遙執朝權。忌長沙王乂在內。張昌反於荊州。穎拜表擊昌。因迴兵伐乂。志諫曰。公前有大勳於皇室。事平歸功於齊。辭九錫之賞。四海荷賴。公今掃清羣孽。振旅而還。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者之事也。何爲欲稱兵於京師乎。穎不納。張方殺乂。穎表志爲中書監。畱鄴。參署相府事。乘輿敗績於蕩陰。穎使志督兵迎帝。王浚攻鄴。志勸穎奉帝還洛陽。當是時。甲士尙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衆皆成列。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穎未能決。俄而衆潰。唯志與子

謚。兄子繇。殿中虎賁千人而已。志復勸穎早發。穎又不決。而人馬復散。志於營陣間索得鹿車數乘。司馬督韓元收集黃門。得百餘人。志入。帝問曰。何敢敗至此。志曰。賊去鄴尚八十里。而士臣一朝駭散。太弟今欲奉陛下還京師。帝御犢車。便發。屯騎校尉郝昌先領兵八千守洛陽。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兵仗甚盛。志喜。復振啓帝下赦書。既至洛。奔散者多還。百官粗備。帝悅。賜志絹二百匹。縣百斤。衣一襲。鶴綾袍一領。初。河間王聞浚擊穎。遣右將軍張方救鄴。方聞穎衆潰。頓兵洛陽。縱兵虜掠。密欲遷都長安。將焚宗廟宮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十

室以絕人心。志謂方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迄今猶存。公何爲效之乎。乃止。方遂逼帝幸其壘。帝垂泣升輿。惟志侍側。曰。今日之事。陛下當一從。右將軍臣驚怯無所云補。惟知竭微誠。不離左右而已。帝停方壘三日而西。志從至長安。穎被黜。志亦免官。東海王迎車駕。顯啓帝復穎還鄴。以志爲魏郡太守。加左將軍。隨穎之鎮。至洛陽而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距穎。穎將還長安。聞河間王斬方。求和於越。穎住華陰。不敢進。志詣闕陳謝。卽還就穎於武關。奔南陽。復爲劉陶所驅。迴詣河北。穎死。官屬奔散。志

親自殯送。時人義之。東海王以爲軍諮祭酒，遷衛尉。永嘉末，轉尚書，洛陽陷，志將妻子北投并州。刺史劉珉行達陽邑，爲劉粲所虜。與次子謚誥等，俱遇害於平陽。長子諶。

諶字子諒，性好老莊，善屬文。選尚武帝滎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未成禮而公主卒。州舉秀才，辟太尉掾。隨志沒於劉粲。粲據晉陽，畱諶爲參軍。珉收散卒，引猗盧兵擊粲，粲走。諶得赴珉，而父母兄弟在平陽者，皆爲劉聰所殺。珉進司空，以諶爲主簿，轉從事中郎。建興末，隨珉投段匹磾。匹磾自領幽州，以諶爲別駕。匹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十一

磾既殺珉，尋亦敗喪。時南路阻絕，諶往依段末杯於遼西。元帝之初，末杯通使於江左，諶因使抗表理珉，詔卽加弔祭。累徵諶爲散騎中書侍郎，爲末杯所畱。末杯死，弟遼代立，諶流離世故，且二十載。石虎破遼西，諶入石氏，累官侍中、中書監。冉閔之亂，諶隨閔軍於襄陽，遇害。年六十七。是歲永和六年也。諶名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潔。值中原喪亂，與清河崔悅、潁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竝顯於石氏。恆以爲辱，諶每謂諸子曰：「吾身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爾。」撰祭法，注莊子及文集，皆行於世。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祖表太中大夫父澹河南尹軼初爲博士累遷散騎常侍東海王牧兗州引爲畱府長史永嘉中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以杜夷爲儒林祭酒流亡之士赴之如歸時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琅邪王以明吾之爲司馬氏也元帝鎮江左軼以洛京尙存爲壽春所督易之其下多諫軼不納曰吾欲見詔書耳王遣揚烈將軍周訪率衆屯彭澤以備軼訪過姑孰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十一

著作郎干寶見而問之訪曰大府受分令屯彭澤彭澤江州西門也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碌受人控御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其釁吾當屯尋陽故縣旣在江西可以扞北方又無嫌於相逼也劉曜陷洛陽司空荀藩移檄以琅邪王爲盟主王承制改易長吏軼又不受命王乃遣左將軍王敦都督甘卓周訪宋典趙誘等擊之軼使別駕陳雄屯彭澤而自帥舟師爲外援武昌太守馮逸次於湓口訪擊破逸軍前江州刺史衛展與豫章太守周廣潛軍襲軼軼衆潰奔於安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傳首建康初



廣陵高惺。寓居江州。軼辟爲西曹掾。軼敗。惺藏其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旣而遇赦。惺攜之出首。元帝嘉而宥之。

### 繆播

繆播字宣則。蘭陵人也。父悅。光祿大夫。高密王泰爲司空。以播爲祭酒。累遷太弟中庶子。惠帝遷長安。河間王顥欲挾天子令諸侯。而東海王越將起兵。以播父時故。吏委以腹心。播從弟右衛率允。顥前妃之弟也。越因遣播允詣長安。說顥奉帝還洛陽。約分陝爲伯。顥素敬播允。從之。而顥將張方。自以罪重懼誅。謂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十

十三

顥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服。而以權假人也。顥猶豫不決。方以播允爲越游說。陰欲殺之。播不敢復言。當是時。越兵鋒甚盛。顥憂之。播允乃復說顥。急斬方以謝。可不勞而安。顥卽斬方。以首畀山東諸侯。諸侯更爭入關。顥發兵距之。爲越所敗。帝反舊京。播亦從太弟還洛。帝崩。太弟卽位。是爲懷帝。以播爲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徙中書令。管詔命。弟允左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僕卿。越威權自擅。帝力不能討。心惡之。以播允盡忠於國。寵遇日隆。越懼。因入朝。以兵入宮。執播等於帝側。帝歎曰。姦

臣亂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等。手涕泗。歔歔。不自禁。越遂殺播允。及帝舅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冲等數十人。皆越所忌也。越死。帝贈播衛尉。祀以少牢。

閻鼎 賈疋 索靖 索綝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也。初爲東海王越參軍。轉卷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遭母喪。乃於密縣開鳩聚。西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而京師失守。秦王出奔密中。司空荀藩。藩弟司隸校尉組。及中領軍華恆。河南尹華蒼。在密縣。建立行臺。以密近賊。南趣許潁。司徒左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十四

長史劉疇。在密爲塢主。中書令李暉。太傅參軍騶捷。劉蔚。鎮軍長史周顛。司馬李述。咸來赴。疇以鼎有幹用。且手握彊兵。勸藩假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蔚等俱爲參佐。鼎少有大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功鄉里。乃與撫軍長史王毗。司馬傅遜。懷翼。戴秦王之計。謂疇捷等曰。山東非霸王處。不如關中。而河陽令傅暢。遺鼎書。勸奉秦王。過洛陽。謁拜山陵。徑據長安。綏合夷晉。興義衆。剋復宗廟。雪社稷之恥。鼎得書。欲詣洛。流人謂北道近河。懼有抄截。欲南自武關向長安。疇等皆山東人。不願西入。荀藩及疇捷等竝逃散。鼎追

藩不及。暉等見殺。惟顓述走得免。遂奉秦王行至上洛。爲山賊所襲。殺百餘人。率餘衆西至藍田。當是時。劉聰寇長安。爲雍州刺史賈疋所逐。走還平陽。疋遣人迎秦王。遂至長安。與太司馬南陽王保衛將軍梁芬。京兆尹梁綜等。竝立王爲皇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廟。以鼎爲太子詹事。總攝百揆。梁綜與鼎爭權。鼎殺綜。以王毗爲京兆尹。鼎首建大謀。欲立功於天下。而始平太守麴允。撫夷護軍索綝。竝害其功。馮翊太守梁緯。北地太守梁肅。竝綜母弟。綝之姻也。共謀殺鼎。乃證其專戮大臣。請討之。遂攻鼎。鼎出奔雍。爲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十五

氏寶首所殺傳首長安

賈疋。字彥度。武威人。魏太尉詡之曾孫也。少有智略。初辟公府。出爲安定太守。雍州刺史丁綽貪暴。鯁疋。譖之於南陽王模。模以軍司謝班代疋。疋奔瀘水。結胡彭蕩仲及氏寶首聚衆攻班。綽奔武都。疋復入安定。殺班。秦王以疋爲驃騎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當是時。諸郡饑饉。白骨蔽野。疋率戎晉二萬餘人。與西平太守竺恢將收長安。劉粲聞之。使劉曜劉雅趙染距疋。先攻恢不克。疋邀擊大敗之。曜中流矢而走。疋追之至於甘泉。旋自渭橋襲殺蕩仲。遂迎秦王奉

爲皇太子。後蕩仲子夫護帥胡攻正。正走。夜墜淵中。爲夫護所殺。正勇略有志節。以匡復爲己任。不幸顛墜。時人咸惜之。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父湛。北地太守。靖少與鄉人汜衷、張翹、索紘、索永、肄業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四人竝早亡。而靖該博經史。舉賢良。對策高第。拜駙馬都尉。遷尙書郎。與尙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武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初漢末張芝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號爲一臺二妙。在臺積年。除雁門太守。遷魯相。惠帝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十

卽位。賜爵關內侯。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元康中。西戎反。拜靖大將軍。梁王彤左司馬。加蕩寇將軍。屯兵粟邑。破賊。遷始平內史。趙王篡立。靖應三王義兵。以左衛將軍討孫秀有功。加散騎常侍。太安末。河間王顥舉兵向洛。拜靖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游擊將軍。領雍秦涼義兵。與戰大破之。靖亦被傷而卒。追贈太常。年六十五。後又贈司空。進封安樂亭侯。諡曰莊。靖著五行三統正驗論。辨理陰陽氣運。及索子晉詩各二十卷。又作草書狀。其詞曰。聖王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旣生。書契自

爲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叡哲變通。意巧滋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備。事業並麗。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鈞。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螭。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歛奮覺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窟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元熊對距於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嬈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元螭狡獸。嬉其閒。騰猿飛颺。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七

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倣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磔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先是靖至姑臧。見城南石地。曰此地後當起殿。至張駿於其地。立南城。起宗廟宮室焉。靖有五子。鯁。綵。璆。聿。緄。皆舉秀才。聿安昌鄉侯。少子緄最知名。

緄字巨秀。初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讎。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轉太宰參軍。除好時令。入爲黃門侍郎。出參征西軍事。惠帝在鄴。河間王使張方及緄東迎乘輿。拜鷹揚將軍。南陽王模引爲從事中郎。劉聰侵掠關東。緄破其將劉豐。斬呂逸。遷新平太守。聰將蘇鐵劉五斗等劫剝三輔。除緄馮翊太守。安西將軍及懷帝蒙塵於平陽。模又被害。緄泣曰。與其俱死。寧爲伍子胥乎。乃赴安定。與雍州刺史賈疋扶風太守梁綜安夷護軍麴允等糾合義兵。修復舊館。進救新平。小大百戰。緄手擒賊帥李羌。與閻鼎立。秦王爲皇太子。卽尊位。是爲愍帝。以功封弋居伯。遷前將軍。尙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尋又詔曰。朕昔遇厄運。遭家不造。播越宛楚。爰失舊京。幸宗廟寵靈。百辟宣力。得從藩衛。託乎羣公之上。社稷之不隕。實公是賴。宜贊百揆。傅弼朕躬。其授衛將軍。領太尉位。特進軍國事。悉以委之。劉曜侵逼王城。拜緄都督。征東大將軍。持節。破曜。呼日逐王呼延莫進。封上洛郡公。食邑萬戶。拜夫人荀氏爲新豐君。子石元爲世子。賜子弟二人。鄉亭侯。曜入關。芟麥苗。緄擊破之。自長安伐聰。聰將趙染累捷。有自矜之色。帥精騎數百。辟易而前。緄僞

走轉擊大敗之。染匹馬而走。轉驃騎大將軍。尙書左僕射。錄尙書。承制行事。曜復率衆寇馮翊。帝徵兵於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蝮蛇在手。壯士解其腕。且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頭可截否。保乃以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當是時。自長安以西。不復奉朝廷。百官饑乏。採梠自存。麴允欲挾天子趣保。絺曰。南陽王豈純臣乎。不可。關中饑甚。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三陵。多護珍寶。帝問絺曰。漢陵中物何乃多耶。絺對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九

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長久享國。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拱。後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得半。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誠也。未幾曜入寇京師。絺與麴允固守長安小城。胡崧承檄。破曜於靈臺。或謂崧曰。公力戰破敵。欲舉國威。徒使麴索功盛耳。公何爲者。乃案兵渭北。還槐里。城中饑窘。人相食。逃亡不可制。惟涼州義衆千人。死守不移。帝使侍中宋敞送牋降曜。絺潛畱敞。使其子說曜曰。城中食猶足支一歲。若許絺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

義行也。孤將軍十五年未嘗以譎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若審兵食未盡。可勉彊固守。如糧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無使玉石俱摧。及帝出降。繚隨帝至平陽。劉聰以其不忠於本朝。戮之東市。

自永嘉蕩覆。寓內橫流。武帝之允。惟秦王一人而已。閻鼎等志存社稷。崎嶇患難之中。扶掖孺子。纘緒配天。豈復計其成敗利鈍哉。然古之成天下事者。既有其志。復有其材。大功未集。而鼎足先隕。知不足也。至於勢窮力屈。惟有一死耳。巨秀畏死而卒不免。悲夫。

### 苟晞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二十

苟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也。少爲司隸從事。累遷平陽太守。齊王輔政。以大司馬參軍。拜尙書右丞。轉左丞。廉察諸曹。八座以下。皆側目憚之。問誅晞亦坐免。長沙王起爲驃騎從事中郎。惠帝幸鄴。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以晞行兗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出次官渡。以討之。檄晞爲前鋒。桑素憚晞。柵城外以自守。晞將至。頓軍休士。先遣單車示以禍福。桑衆大震。棄柵宵遁。桑嬰城固守。晞陷其九壘。定鄴而還。西滅呂朗。從高密王討青州賊劉根。破汲桑。故將公師藩。敗石勒於河北。威名甚盛。進位撫軍將軍。假節都



督青兗諸軍事封東平郡侯。邑萬戶。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晞不肯。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請。晞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旣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其杖法如此。晞見朝政日亂。懼禍。每得珍物。卽遺京師親貴。兗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初。東海王越德晞升堂。結爲兄弟。旣而司馬潘滔說越曰。兗州要衝。魏武以之輔漢室。苟晞非純臣也。久處恐爲腹心。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三

患。公何不自牧兗州。經緯諸夏。遷晞於青州。而厚其名號。晞必悅。此所謂爲之於未亂也。越乃遷晞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進爲郡公。晞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威。日加斬戮。人不堪命。號曰屠伯。頓邱太守魏植。大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晞尋破植。而潘滔及尙書劉望等。誣晞不軌。晞大怒。表求滔望首。又請越從事中郎劉洽爲軍司。越皆不許。晞遂昌言曰。司馬元超爲天下宰不平。使海內搖亂。苟道將豈可以不

義使之韓信。不忍衣食之惠。死於婦人之手。今將誅國賊。尊王室。桓文豈遠哉。乃移告諸州。陳越罪狀。當是時。懷帝惡越專權。詔晞翦除國難。晞復移檄諸征鎮州郡。會曹嶷破琅邪。北攻齊地。苟純城守青州。嶷衆盛。連營數十里。晞還登城望之。有懼色。簡精銳出戰。爲嶷所敗。棄城夜走。嶷追至東山。晞單騎奔高平。收邸閣。募得數千人。帝又密詔晞討越。晞遣楊烈將軍閻宏。率步騎五千入衛京師。五年。帝復詔晞曰。太傅信用姦佞。阻兵專權。遂合戎狄充斥。所在犯暴。雷軍何倫。抄掠官寺。劫剝公主。殺害賢士。悖亂不可忍。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三

聞雖惟親親。宜明九伐。詔至之日。其宣告天下。率齊大舉。桓文之績。一以委公。其思盡諸宜。善建宏略。道澀。故練寫副手筆示意。初。越疑帝與晞有謀。使游騎於成臯。閒獲晞使。果得手詔。并及晞所上書。遂出牧豫州。檄晞罪惡。遣從事中郎楊瑁爲兗州。與徐州刺史裴盾共擊晞。晞使騎收河南尹潘滔。滔夜遁。乃執尙書劉會。侍中程延。斬之。越卒於項。詔晞爲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增邑二萬戶。加黃鉞。晞以京師荒饑。寇難交迫。表請遷都。使從事中郎劉會領船數十艘。穀千斛。宿衛五百人迎帝。朝。

廷多有異同。猶豫未決。俄而京師陷。晞與王讚屯倉垣。豫章王端奔晞。晞率羣官尊爲皇太子。建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自倉垣徙屯蒙城。讚屯陽夏。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刑政苛暴。縱憤肆欲。遼西閭亭以書固諫。晞怒殺之。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聞之。舉病入諫。晞怒曰。我自殺閭亭。何關人事。而舉疾罵我耶。左右爲之股慄。預曰。以明公以禮進。預欲以禮自盡。今公怒預。其若遠近怒公何。昔堯舜以和理而興。桀紂以惡逆而亡。天子猶如此。况人臣乎。晞有慙色。由是衆心稍離。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溫畿傳宣皆叛之。石勒攻陽夏。滅王讚。馳襲蒙城。執晞。署爲司馬。月餘乃殺之。晞無子弟。純亦遇害。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十

三



